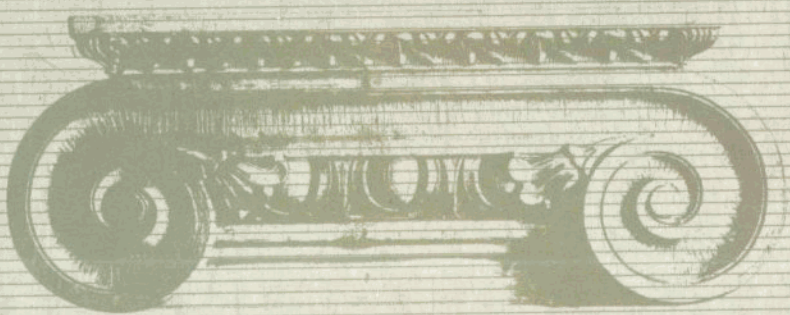


JURENZISHU



巨人自述



安迪·格罗夫



38-5

2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我过的三岁生日	(4)
第二章 患有猩红热	(11)
第三章 战争开始了	(19)
第四章 古怪的生活	(29)
第五章 在科巴尼亚的圣诞节	(43)
第六章 战争结束后	(55)
第七章 上了大学预科	(78)
第八章 我所读的多波大街学校	(96)
第九章 进读马达奇大学预科	(116)
第十章 读四年级时发生的事	(147)
第十一章 大学的我——第一年	(169)
第十二章 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188)
第十三章 被迫越境	(199)
第十四章 乘船偷渡	(219)
第十五章 身处纽约	(229)
后 述	(254)
附 录 安迪·格罗夫小传	(258)

序 言

我在1936年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在20岁之前，我曾经经历了匈牙利的法西斯独裁政府、德国军队占领、纳粹的“最终解决”（指纳粹对欧洲犹太人采取的肉体消灭政策——译者注）、苏联红军包围布达佩斯、二战刚刚结束之后的混乱民主时期、匈牙利共产党执政等各个时期。

这就是当时发生在我的家人和我个人身上的故事。

在开始讲述我的故事之前，提供一些历史素材或许会有帮助的。我出生的时候，匈牙利由海军上将米克洛什·霍尔蒂领导的右翼独裁政府统治。霍尔蒂政府与纳粹德国结盟，但是与纳粹德国的其他盟友相比，它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可能是与匈牙利应于受德国和苏联影响的国家之间这个事实有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早期，匈牙利实行武装中立政策。然而，当希特勒德国于1941年6月向苏联发动进攻时，匈牙利放弃了这一政策，向同盟国宣战。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它站在纳粹德国一边向苏联宣战。

到1943年，苏联军队打退了德国和匈牙利组成的盟军，而且战争前线开始从匈牙利东部边境直逼首都布达佩斯。德国人担心霍尔蒂可能会与不断逼近的苏联人进行单独的和平谈判。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德国人在1944年3月占领了匈牙利，并且扶植了由亲纳粹的箭十字党控制的极端法西斯政府。

尽管霍尔蒂政府歧视匈牙利犹太人，然而，随着德国人的到来，这种歧视和迫害的严重程度进一步加剧。曾在欧洲其他地区监督实施纳粹“最终解决”的盖世太保头子阿道夫·艾希

曼亲自负责对匈牙利犹太人的流放和根除。这种根除过程从布达佩斯之外的乡村和城市开始，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生活在布达佩斯之外的匈牙利犹太人都遭到流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集中营里惨遭杀害。

在这种根除犹太人的过程蔓延到布达佩斯之前，苏联军队正在向布达佩斯逼近，而且西方盟国已经成功地在诺曼底和意大利登陆，这种快速恶化的军事形势使对布达佩斯犹太人的流放停了下来。结果，布达佩斯的大部分犹太人得以生存。然而，二战之前有 65 万犹太人生活在匈牙利，而战后只剩下 15 万犹太人。

1945 年 1 月，经过挨家挨户的巷战之后，苏军把德国人赶出了布达佩斯；到 4 月份，德国人被从匈牙利其他地区赶出去。取代德国占领军的是苏联占领军。

二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尽管苏军占领了匈牙利，但是匈牙利却享有一段时间的多党民主。然而，匈牙利共产党的影响在一点点地加强，到 1948 年，它最终还是巩固了它的地位。从那以后，匈牙利毫无疑问地成了苏联的卫星国。

匈牙利共产党分为两大派别：本土的匈牙利共产党派别，这个派别即使在霍尔蒂政权宣布其不合法之后仍然停留在匈牙利；莫斯科人派别，其成员曾逃至苏联，后来随苏联军队返回匈牙利。马加什·拉科西是莫斯科人派别的主要领导人。尽管两派同属于一个政党，然而，在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在共产党政府中谋取政权地位的过程中，两派之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不信任。

到 1949 年，这种利用各种手段谋取政治地位的做法，随着莫斯科人逮捕并公开审判本土匈牙利共产党员的行动而公开

化。在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年，政治迫害进一步加强，清洗、逮捕、监禁和流放影响到越来越多人的生活。

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这种极权主义控制慢慢放松。而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一过程进一步加强，终于在1956年爆发了反对匈牙利政府的起义。

这种反抗持续了13天，最终被苏联军队所镇压。很多年轻人被杀害，另有无数人被拘留。约有20万匈牙利人逃往西方。

我就是那时逃往西方的一个匈牙利人。

第一章 我过的三岁生日

探照灯光像一道道白线划破乌云密布的夜空。它们在前后移动，时而交叉，时而分开，然后再次交叉往复。我周围的人们抬头向天空望去，他们的眼睛跟着这一道道白线焦虑地移动着。妈妈说他们在练习寻找飞机。

我丝毫不注意这些白线。我把我的新汽车拿出来，开始第一次学开车。

我的汽车是一个真实跑车的小型款式。我可以坐在我的汽车里，并通过踩脚踏开动它，而且我还可以通过一个真实的方向盘操纵汽车。我的汽车看起来与我舅舅约西的跑车一模一样，只不过他的跑车是白色的，而我的则是红色的。红色更有趣。

约西和我曾开着我们的跑车在多瑙河边兜风。我开着车在外出漫步的人们的腿间迂回行进。当时好像比平常更拥挤。约西不断鼓励我开得越来越快。然后他在后面跟着我，以防我撞到别人。他有时会成功防止我撞上别人，而有时却不能。但是，人们好像并不会介意。他们可能压根儿就没注意我。他们被天空的白光所吸引。

我父母亲有时也一起来。我们经常在夏天的夜晚去散步场所漫步，这在布达佩斯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夏天结束了，但是那天晚上仍然很暖和，所以我对在多瑙河边庆祝我的生日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我已经3岁了。那天是1939年9月2日。

我父母亲是在上一年搬到布达佩斯的。我父亲乔治·格罗夫，每个人都叫他的昵称居尔卡。他是一家由几个朋友共同经

营的中型乳品厂的合伙人之一。他们从本地区农场主那里购买鲜奶，把鲜奶加工成松软干酪、酸奶酪还有黄油（他们尤其对他们厂的黄油质量感到自豪），然后把乳制品卖给布达佩斯的各家商店。我父亲是一个重实效的、实实在在的商人，他精力充沛，办事利索。他知道生活的真正含义。

我父亲 11 岁辍学，我母亲玛丽亚则上完了高中（在匈牙利相当于大学预备学校）。在当时对于一个女人来讲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成就，而对于一个犹太女人来说，这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她曾经下决心成为音乐会的钢琴演奏家，但是，因为她是犹太人，所以不允许进入音乐学院。相反地，她却在她父亲开的小杂货店里开始了工作，她就是在那里遇到我父亲的。

我父亲他们的乳品厂位于离南斯拉夫边境很近的巴乔尔马什。这是一个小城镇，位于布达佩斯以南约 100 英里。我父亲经常去布达佩斯访问消费者，也就是黄油、牛奶和松软干酪的批发商。

一天，我父亲访问我外祖父的商店，以便销售他的乳制品。他向我母亲做了自我介绍。当他们谈完生意之后，他们站在门口一直谈到我母亲该关店门时为止。然后，他们步行穿过布达佩斯的街道，而且谈啊谈啊，谈到了好多东西。

他们俩不是同一类型的人，然而，他们之间的差异可以互相弥补。我母亲受过良好教育，可从不自命不凡。我父亲则聪明伶俐、精力充沛，而且富有幽默感。我母亲有些腼腆，怕见生人，但是不知何故，她在我父亲面前从未感到过羞怯。父亲的活力和好奇心使我母亲能够充分发挥她的优良品质。他们彼此深深地喜欢上了对方。

我父亲也是犹太人，这个事实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向前发展了一步。他们有着共同的背景和共同的理解力。我父母亲都不信奉宗教。他们不参加犹太人集会，而且，尽管他们的大多数朋友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犹太团体的一部分。除了官方文件中用来区别他们的宗教从属关系之外，他们与其他的匈牙利人没有两样。

当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我母亲 25 岁，我父亲 27 岁。这个年龄的男人应该已经找到一种足以养家糊口的好工作了。一年之后，他们结婚了，后来他们搬到了巴乔尔马什。那是 1932 年。

我母亲讨厌巴乔尔马什。她是一个来自大城市的女孩，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想成为音乐会的钢琴演奏家，她过去经常去听音乐会和歌剧。突然间，她发现自己置身于大城市之外的小城镇。她住的房子室内是泥地面，而且厕所在屋外；不但如此，她还不得不与我父亲的亲戚和合伙人同住这套房子。我母亲是新来的局外人，她感觉很孤独，而且对这种公共生活感到极不舒服。她恨不得马上离开那里，但是她暂时还没有机会那样做。

在我出生之前不久，我的父母临时搬到了布达佩斯，以便我母亲能够在一家条件好的医院生孩子。我母亲当时肯定想留在布达佩斯，但是她和我父亲还有我一起回到了巴乔尔马什。

她终于在 1938 年实现了她的愿望，那年我两岁。由于城市消费者人数不断增加，我父亲决定在布达佩斯建一个乳品厂的分支机构，以便为这些城市消费者服务。我们一家三口则搬到了位于基拉伊大街的一个公寓大楼里，这里距乳品厂几个街区远。

布达佩斯市被多瑙河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称布达，属丘陵地区，那里点缀着许多老式教堂和城堡，还有城墙和富人住宅。东部称佩斯，是一个商业区，公寓大楼从城市中心向外扩展。这里有山有水，自然环境优美；漂亮的公寓大楼和绿树成行的宽敞街道构成了舒适宜人的环境。

基拉伊大街是一条繁忙的大街，它把佩斯一侧的中央环形大街和远处的大型城市公园连接起来。一条有轨电车线路位于街道中央，因此使这条街更加繁忙。这条街并不是特别吵闹，但是总能发生很多有趣的事。

布达佩斯有一个犹太人居住区，离我们住的地方约有一英里远。那里是一个奇特的、令人感到陌生的地区，那里的人们戴黑色帽子，穿深色大衣，留着长长的卷发，而且身上的气味很奇特。我们也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却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居住区。我们的街道很美，但是一点儿也不奇特。我们住的公寓大楼与其他的一样：一楼是一些面向街道的店铺，上面是两层公寓，中间是一个中央庭院。庭院里有一座小平房，是一家照相馆。住在院子后面一楼一个公寓房间里的一对老人提供基本的看管服务。那个老头身兼两职，他既是鞋匠，又是公寓大楼的管理员；而他的妻子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她为住户收拾包裹，看管商人的进出，并且做一些其他的日常杂事。

在我们的大楼里，大部分公寓房间面朝里，门和窗户向庭院开着。一个带有熟铁栏杆的约三四英尺宽的窄阳台绕庭院一周，把各家连接起来。每层楼的阳台后面有一个公共厕所，供里面公寓房间里的人们使用。阳台的每一头有一个楼梯，把每

层楼连接起来。前面的楼梯宽敞体面，后面的楼梯则狭窄黑暗。

朝街的公寓房间比较好，它们比较大，并且有自己的浴室。我们家在二楼，两个房间都朝街。大房间和小房间长度一样，但是大房间有两扇窗户，小房间只有一扇。窗户很高、很窄，而且从中间打开，像门一样；窗台齐腰高，所以你不至于掉下去。在夏季，窗户一直开着。站在公寓房间里向街上望去，可以看到基拉伊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电车和行人。哪怕是冬季关上窗户，房间仍然明亮通风。

我母亲的父母住在小房间，我父母和我住在大房间。大房间用作我父母亲的卧室以及我的卧室，还兼作起居室。房间的一角有一张沙发床，我父母睡在上面，我的小床就在旁边。房间里还有一个做工精美的木质饭桌和几把椅子，还有其他一些家具。硬木地板上铺着波斯地毯和几块小地毯。

从大房间向走廊开着一扇门，走廊是一个直通楼梯的黑暗、狭长的通道。可以从这个走廊进入我们的浴室，也可以从小房间进去。浴室里有一个洗涤槽，一个浴缸（浴缸带有一个烧木头的火炉，用来加热洗澡水，还有一个抽水马桶），在快到楼梯的地方，走廊的一侧开向厨房，另一侧开向一间小屋。我们的女仆——体格健壮的吉齐住在这间小屋里。吉齐负责做饭、打扫房间、买东西，并且照看我。她最后嫁给了一个我只知道是姓欣科的男人。吉齐和欣科两人结婚以后，就挤在那间小屋里。欣科在别的地方工作，但是当他在家的時候，他就给我雕刻木棍，并且带我去公园。吉齐有空时会坐下来给我念报纸上的犯罪故事。我对此十分入迷。

我们公寓房间里常常来客人。当时几乎没有人有电话，所

以人们经常顺便拜访朋友，而不是靠打电话。客人们常常突然来到家里，然后坐下来谈上几个小时。在他们将要再说再见的时候，他们站在门口，似乎还要再谈几个小时。我妈妈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约西常来我家。他体格强壮，肌肉发达，头上的头发很少，他十分有趣。尽管有时通过家里其他人的一些评论，我可以了解一些约西舅舅的情况，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因为这些评论毕竟太少。但是这好像关系不大，因为我总是感觉到他热情、快乐。

我妈妈的第二个弟弟米克洛什就不是这样。尽管米克洛什和约西是双胞胎，但是他们在外表和性格方面差别很大。约西友好有趣，米克洛什则乖戾阴沉，好像他总是随身携带一片乌云似的。人们不喜欢米克洛什，当他们谈论他时，声调都变了。米克洛什和家里的任何人都合不来，包括我外祖母，也就是他自己的母亲。曾经有一次他跟我外祖母发脾气，态度十分恶劣，我父亲只好出面干预，两人便吵了起来。我真担心他们会动手打架。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我父亲那样。从此以后，我们很少看到米克洛什。

我父亲爱交际，来我家的很多客人都是他的朋友和商业合作人。亚尼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之一，他还是乳品厂的合伙人。他来自巴乔尔马什，而且他的父母亲还住在那里。他在布达佩斯有自己的公寓房间，但他总是住在我家。

亚尼以前是匈牙利军队的军官，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他个头很高，腰板像火药枪的通条一样笔直，他衣着考究，而且有一些华丽，这一点也给我很深印象。他说起话来嗓门很大，笑起来也特别响亮，而且浑身上下散发着自信和活力。然而，从另一方面讲亚尼也与我们不同，他不是犹太人。

我父亲和亚尼的另一个朋友姓罗马茨，我只记得他的姓。罗马茨瘦得像根棍似的，他满脸皱纹，像颗葡萄干。他和我谈话的口气让人感到我们是平等的，我很喜欢他。他也来自巴乔尔马什，而且是乳品厂的一员，他管理布达佩斯分厂。他也不是犹太人。

我父亲的朋友从我父母亲两人住在巴乔尔马什的时候开始认识我母亲。如果我父亲不在家的话，他们总在附近闲荡。我母亲会给他们弄点喝的，并且和他们一起抽烟、闲谈。这几个男人都没有结婚，所以他们总会讲述他们最近的浪漫故事，他们信任我母亲，并且征求她的建议。对他们来讲，我母亲有点像一位大姐姐，他们就像我的舅舅一样。

当时宗教身份在我们这里不起什么作用。我们的客人有的是犹太人，有的不是。那些身份不是犹太人的客人与我们没什么不一样。很多犹太人都有德语名字，像弗莱舍尔、施瓦茨、克莱因等，我们的名字与非犹太人的名字没有什么两样。“格罗夫（grof）”一词在匈牙利语里意思是“伯爵”。家族传说我的一个祖先是一个匈牙利伯爵的不动产管理者，人们不知何故就通过联想叫他“伯爵”。在最近一个时期，一些犹太人把他们的名字改成了听起来像匈牙利语的姓氏，我家也一样。

我出生时叫安德鲁·格罗夫，但是每个人都叫我安迪。

第二章 患有猩红热

我不记得生病，也不记得被送到医院。我记不起关于生病的任何事情，直到4岁大的时候，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仰面躺在床上，透过一间陌生房子的窗户向外望去，看到的是阴沉沉的天空。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我一定是死了，躺在我的坟墓里，我看到的灰暗的东西是活着的人们填上的土。确切地说，这种想法实际上没有使我感到沮丧，然而我可能再也不能看到上面的人们了，这一点使我有一些难受。然后我转脸望去，开始感觉到周围的一切，并且意识到我仍然活着。

我发现我无法挪动自己的头和双臂。我的前额和耳朵周围缠着大大的绷带，就像穆斯林男子用的包头巾似的包在我的头顶上；这包头巾挺沉的，使我难以转动我的头。我的手臂在身体两边，几条管子从我肘部内侧伸出来，一直延伸到挂在一个木制衣服架上的那个精巧装置上。这是惟一一件我所熟悉的东西——正像我家的一个一样。但是，我肯定不是在家里，因为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过了一会儿，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和女人进了房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生人，只有罗特巴特医生比较熟悉，他是我的医生。看到他我很高兴，我爱罗特巴特医生。你无法不喜欢他，他长着一张友善的圆脸，前额中间有一个痘痕。他曾经告诉我他小时候抓伤了自己，因此留下了一个痘痕。罗特巴特医生曾经也是一个孩子，这一点总是让我感到很有趣。

他告诉我我得了猩红热，而且现在已经好了。我听不太清楚他说的话，以为一定是缠在耳朵上的绷带影响了我的听力。

他坐在我床上，把我的手腕拿在手里数我的脉搏。我看着他，他在数我的脉搏时双唇轻轻地动着。我想这很好笑。

过后的几星期时间里，我多次见到罗特巴特医生。一段时间之后，他扶我坐在床上，我能够看到窗外了，而且看到的不仅仅是天空。窗外有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些矮树丛和一些高树。他从我臂上取下管子，取下管子时很疼，但是没有换我头上的绷带时疼得那么厉害。每次更换绷带时，我总是央求他：“请不要弄疼我。”他总是答应我不会的，但他总是弄疼我。

在一个很美好的夏日，护士把我放到一个带轮子的椅子上，然后把我推到院子里。我坐在阳光下，意识到我好长时间没有去外面了。我四处看看，看到人们在树丛间的小道上来来往往，突然间，我在院子的一簇树丛下面看到一双穿着蓝白相间女人鞋的脚。我敢肯定那是我母亲的脚。我大声叫她：“妈妈，妈妈！”但是那双鞋走开了。我又大声叫了起来，然后护士们跑了过来。他们告诉我要平静下来，太激动了我不好。然后她们把我推回了屋里。我无法镇定，不停地扭动头，并大声地叫我母亲：“妈妈，过来！妈妈，过来！”

第二天，妈妈来我房间看我。我伸出手，但是我头上沉甸甸的包头布让我无法转过脸去，所以她握住我的手，轻轻敲打我的手背。她告诉我，站在树丛后面的确实是她。护士们认为见到母亲会使我太激动，那样对我的心脏不好，因此护士告诉她一定不要让我看到她。

从那以后，母亲每天都过来看我。她给我带来一本吉卜林的《丛林故事》，坐在我床边，给我读一个又一个故事，然后一遍又一遍地读我喜欢的故事，直到我几乎能够跟着她背诵这些故事为止。她还教我如何报时间，并用一个大挂钟给我解

释。一天，她给我带来一块小手表。一块真正的手表！手表的牌子是“马文”，这便成了这块手表的名字。我不断地练习看时间，并且向医生和护士炫耀我的新知识。

我特别喜欢一位金发碧眼的护士，她长着一双大眼睛，很可爱，而且对我照顾很周到。她每次进到我房间时，我都感到很温暖。我舅舅约西也很喜欢她。自从他在我房间里见到她之后，他经常来看我，但是他在她身上花的时间好像要比在我身上花的时间多。

一天，我的两位护士十分兴奋地来到我的房间，其中一位说：“安迪，你今天就要回家了。”我感到欣喜若狂。她们接着说：“但是，在你走之前，我们必须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这部分可不那么有趣。她们首先把我放进一个浴缸，然后使用刺激皮肤的肥皂和一把硬刷子把我从头到脚擦洗一遍——我头上的绷带除外。之后，她们把我抱出浴缸，把我身上擦干，然后把我放到另一个洗澡间，让我真正地洗了个澡，并且不停地劝告我别把绷带弄湿。最后，她们给我穿上我自己的睡衣，把我带到我父母等我的那个房间。

他们激动地向我打招呼。我看了看他们的手，然而他们的手里却什么也没拿。我问他们：“难道你们不应该给一个生病的孩子送些鲜花吗？”我母亲转身跑了出去，几分钟后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束白色百合花。我接过鲜花，花很香。父亲弯腰抱起我向出口走去，一群护士跟在后面。

我们乘坐一辆出租车回家。这车四四方方的，里面有一个玻璃窗把司机和乘客分开，车里有一股皮革的气味儿。我喜欢出租车，然而乘车的时间很短，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味，就到家了。

我回到家的时候，看到有件礼物在等我。那是一个玩具车轨道。你把车放到轨道的顶上，它就会急速往下跑，在迂回几圈之后，它便会在轨道另一头停下来。父亲告诉我它的工作原理，并且不停地玩我的小汽车，直到我开始抱怨为止。“居尔卡，难道这玩具不是我的吗？”（自从我学会说他的昵称之后，我一直那样叫我父亲。没有人纠正我的叫法，所以对我来说，他变成了居尔卡，而且一直叫居尔卡。）

然后，母亲把我放到床上。她向我解释说我的心脏在得病期间受到了损害，因此它必须恢复健康。我还发现，猩红热使我的耳朵受到感染，而且我的双耳必须动手术，耳后的骨头已被凿掉。我对这种描述感到不寒而栗。更糟的是，在手术过程中，有一个血凝块儿向我的心脏流去，医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手术停了下来。他们在我的脖子上把一根血管割断，在这个凝块儿产生任何危害之前，把它取了出来。总而言之，听别人讲我已经在医院住了六个星期。从现在开始，我必须在床上呆九个月。我当时不知道九个月将有多长，然而，我又可以回到家，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与我的家人呆在一起，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我才不管那么多呢。

我在家里的床放在大房间，它是一个较大的儿童床。我的小床上配备一块木板，可以从床的一边横到另一边。如果我坐起来，这块木板可以当桌子用。我的食物可以放在上面，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的玩具也可以放在上面。

我非常喜欢《丛林故事》，我父母为这特意给我买了一些小动物玩具——老虎、狼、长颈鹿，还有一只被我称为“baci”的漂亮的狮子。在匈牙利语里，孩子们称大人“basci”（即叔叔/舅舅）和“neni”（即姑姑/婶婶），以表示尊敬。很显

然，狮子叔叔非常值得尊敬。我经常连续好几个小时跟我的动物们一起玩。我还有一套非常真实的现代玩具士兵。我还和这些士兵一起玩，但是我更喜欢我的动物玩具。有时我必须承受更换绷带的痛苦。然而，在其他情况下我感到很舒服，而且也不断活泼起来。

在长期卧床的时间里，我发现有一项活动可以使时间过得更快。我开始和自己玩。我发现跟自己玩感觉很好，而且在自己跟自己玩时，我的大脑总在徜徉。一些幻想的场景会出现在脑海里，这些场景常常涉及到那位金发碧眼的护士。

一天，我正在瞎想，我母亲一把抓住我，相当严厉地问我
在干什么。我吓了一跳，但是我告诉她：“我在给我自己讲故事。”

我母亲抓起我的双手，放到我侧面的被子上，并且以一种不同寻常的不赞成的口气让我停下来。我感到很迷惑。从那以后，我只在天黑以后在夜里给自己讲故事。

那样也不总是奏效，因为我一动，我的床也跟着动，并且发出一种吱吱的响声，泄露我的秘密。我母亲不知会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常冲我喊：“安德里什，停下来！”因而，我认识到我只能非常非常小声地给自己讲故事。

为了不打破母亲内心的宁静，我很幸运地找到了另一个一起玩的伙伴。这可是一个真人，他就是我外祖父。在我生病之前，我的外祖母就去世了，而我外祖父却活得很好。他有无限的耐心，这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伙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玩同一个游戏，但是每一次他都以极大的兴趣参加进来，就好像我们第一次玩那个游戏一样。我最喜欢的游戏是当电车售票员，而他则当乘客。他把一张车票给我，我会使用我的玩具打孔机